



首页 概况 文化 套路 器械 技法功法 教学 交流 院校 名人 国外武术

## 练兵实纪——杂集卷一

### 杂集卷一储练通论（上）

为议储将材事，案照先准巡抚都御史刘手本。前事为照国家承平日久，未尝言兵。夫天下危，注意将，今固其时矣。多纨绔之习，无复鸷鹰虺虎之气。又或拔自隶卒行伍之间，足堪一剑之任，而韬铃不谙，终非全材。今国制三年一开科，以弓马留，选士亦既精矣。

而养士之法未备，屡奉明诏，令中外臣工，得举所知将材，各以名闻，又令废闲将官，类得甄录，用将亦既广矣。而夫不蓄于平时，期取用于一旦，则无惑乎临时多乏才之叹。近该本院调取所属遵化等卫应袭舍人，亲临演武场，聊一试之，习者三百余人。窃欲将此辈群之武庠，择立师长，授以武经总要、孙、吴兵法、《六壬》、《百将》等书，俾各习读讲解其外，如矛盾戈铤、钩弩炮石、火攻车战之法，各随所长，分门析类，各令精通。俟其稍熟，间一试之。或令之赴边，使习真情；或暂随在营，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。且教而且用之，用之不效，而复教之，如此数年之后，必有真材。

但事在谋始，规条未定，一切教养之方、供贍之礼，合行会议，以便题请。为此除行蓟州、永平、密云、昌平、灞州各要见，各卫所应袭舍人应否选入密云、遵化等处武学作养？应以何项衙门总为提督？

何项官员立为师长？应习何书？应学何艺？作何考校？作何优养？应否比照儒生别为三舍之等？应否一体议与膳粮优养定名额，以防滥觞？酌情理礼，求可为继。中间未尽事宜，悉听一一计议停当，通呈军门及军院。以凭议题施行外，为此查照前项事宜，一体会议施行，等因到府，看得所议，此本院作人储材，为国为民，甚盛举也。

但今可教之材未乏，而乏师为难。历观古之能兵者，必有鬼谷子之师，而后有孙、庞之剑术；必有韩擒虎之勇，而后有曰：“师道立而善人多。”目今堪为教将之师者，果其谁欤？必不得已，姑开学馆，择实心真志教习文行者为养蒙师，兼而习书，稍能读诵，考其文行，果可实用，即多选熟知各色武艺之人，不拘行伍游方之辈，厮役种色人目，或为艺师，或为艺教演，大约不过三年，则诸艺俱通，然后付各实用营中，习教阵法操法，俟其习有成效，然后总调一处考校之。果为精通，将领，随营出征，习临敌真战真法，俟效而量才擢用。其群习一节，虽吾夫子，必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。”

为今之计，先选年力资干相应者，每道为一会，俱附各道常住地方学宫之内，列于儒生之后，总听学官提调。另择合称曾历边方及游将门者尤善。有号房则于号房，无另房则别求馆舍以教之。俟一年之终，则分立三等，以后每一季一考，以所季月放假一次，以恤其情，每名量给客费，俟其考中一等者，照依生员另给廩粮一石，而客费与众同者仍不废焉。若因调习籍读习，此不过虚应故事而已。

必不能有成，何也？彼分散诸庠，孤陋寡闻，一也；不能使得许多合格之师，二也；督责未专，三也。至于提调一节，每年约日，将抚属地方各道所属教养官生，尽数调赴遵化，会同总兵官群而校之以行赏罚，在各道则月季而章程之，储之习之之效，当捷于影响矣。

管窥之见如此，深愧无能少助一时之盛举，有辜下询之美意也。别撰储练七段，为此合用手本，前去巡抚右佥都御史刘行。

### 储将

戚子曰：将之于兵，殆人身之有心乎？心附于胸，而运虚灵之理，酬酢万变，殆将附于法而本。虚灵之运，指挥三军者蔽于心，一而已矣。或者曰：为兵之将者，材官也，艺士也。艺而材，将职理矣。使贪、使诈、使愚，皆可也。子专以心言乎？

戚子曰：诚若是，则文武为二矣。夫人无二身，则文武无二道，材艺之美，必有不二之心，庶成其材。苟有人焉以不二昼夜在公，即有一尺之材，必尽一尺之用，至于多才之徒，或巧为身谋，或明习祸福，用之自私，虽良、平之智、孔明之才，有将材而无将心，具将也；无将心斯无将德，无将德而用其才，此世之所以有骄将，有逆臣，有矜怠之行，有盈满之祸，能立功全名，卫国保家，为始终完器矣。孔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君子人与，君子人也。”夫以托孤之重，谓付之以疆场之责，授以太阿之柄，而诈也、愚也、贪也，可使之乎？其在今日也，所以不得已而用才，不得已而用匹夫贪、使诈、使愚，盖由养之者乏道，取之者失宜，习之坏者久且痼，不得已而求其下焉。

几何而得良将哉？恭惟太祖高皇帝，起兵濠梁，统一函夏，北极沙漠，南穷瀚海，无不宾服，内而禁旅团营，外而九边诸政，悉属司马，视文职之掌于冢宰，事体相等，凡此皆所以蓄养武弁，为求将设，如张大罟于深渊，冀无遗鳞而后已。至今益备，渐埽文场，虽草莽九流，咸许在试，凡此皆所以搜求材伎，为求将设，如布大罗于深林，冀无遗羽而后已。为武弁者，而武弁不足以得将，为科目者，而科目不足以得将，中间寥寥有闻，足为边鄙输力称名伟者，不过数人，咸由豢养，科目之徒，仅有是人为焉。

方且恃廉傲物，伐功上人，求其始终无二心，明义欲之辨，纯忠劲节，无周公不足之观者，诚未见其人焉，戚子当求其所养，养非其用，教之异其施，施之者不繇于所教，日撻而求其楚，不可得耳。

今之练将者如何？戚子曰：无分于武弁也，无分于草莱也，无分于生儒也。遴其有志于武者，群督而理之，首教以立身明其忠义，足以塞于天地之间，而声色货利，足以为人害，以正其心术。其所先读，则孝经、忠经、语、孟白文、武经七书其所先讲，则孝经、忠经、语孟、武经七书，毋牵意解，不专句读。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。其义庸有诸身乎？其理果得于心而拟之，由恍惚而得，由得而复恍惚。俟毕，即读《百将传》，将传中诸将人品心术功业，某何如而胜？

某何如而败？孰为奸诈？孰为仁义？孰为纯臣？孰为利夫？孰为烈士？孰为逆臣？某如何而完名全节？某如何而败名？罪？某何以为罔生幸免？某能守经，某能应变，逐节比拟，以我身为彼身，以今时为彼时，使我处此地当此事，而何如可。复如前，以祸福利害之数，成仁取义之道，须必有定主，不为害挠，不为祸惕，无见于功，无见于罪，常惶惶矣。然后益之《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广其材又授之《学》、《庸》大义，便知心性之源头，源洁流清，悟见鸢鱼，常活泼矣。

又如医者之于医，先习药性脉诀医方，而后进之以《岐伯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，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，悟于法而纯臣之性，吉士之材矣。然后进之以杂习器仗行伍之务，将之于桴鼓实用之间，则将材成矣。

#### 练将胆

夫如是而教养之矣，则理明，理明而后识定，识定而后利害不挠，利害不挠而胆不壮者，未之有也。

#### 练将艺

夫如是而教养之矣，养将之德也，养将之材也，养将之智识也，未曾养将之艺也。或者曰：如子所言，则艺事非大将所戚子曰：不然，将所以督率乎三军也。三军之艺有正法，有花法。山林险阻，以数人而与数人战，一艺也；平原旷野，敌，一艺也。

是故艺一也，而不同者用也。山林险阻，敌寡我众，则人人得尽所艺之巧，进退转侧，各从其便，惟预示明谕，使吾后前行退侧，疑为奔却，不可一齐动脚，则庶几矣。若数万人之敌，势如蜂拥攒队而前，一步不可挪移退跳，一人用进退之法奔北，逐使万众夺气而走，是故其用不同，其习自异。主将不知诸艺之习，何以得知诸艺正法？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。花法难变，其所关系岂小小哉？主将率三军首锋，非艺曷以作勇，非勇曷以前率？是故为将者，不拘三军各色武艺，长短器具，皆精，必精其一、二技，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。他如火器之具、军中利用，而品制多门，一器之用，什物数种，最难求精习之真，自知之熟，弗能适用也。虽一物之微，弗亲查较，弗能适用也。至于车之为用，制之之宜，马之调习，饲蓄之方，皆知，则一事废，斯乏一事之济，为将者可不知艺哉？当与读习之工，分日并讲，然讲论既明，必实将是器是艺亲见而亲作之熟，则一艺工矣。复加一艺，知而实习，斯得其用，艺之妙矣。

正习讹（此当开导于蒙，故厕诸篇之中）

习武者不外于孙吴。是习孙吴者，皆孙吴之徒也。自夫世好之不同也。

试文之余，每于篇中必肆诋毁讥，消其师无所不至。试使今日之毁师者，受国家戡定之寄，而能抚外安内如孙吴者几几而诋彼之短，是无师矣。以无师之心，而知忠爱之道，有是理乎？况夫武弁之子，受娠于父母之怀，已有嫡长伦次，承袭其我、命我以武者也，较之生长闾阎，从事俎豆，而弃其本习，事王伯之谈，得已而不已者，不同也。

及其长也，受官行伍，则二百年国恩，望以报之于其身，非执凶器诛叛乱，无以塞责。责塞者荣，负者法当死，并其纪录。

尔将曰：“军旅之毋学，五伯之羞称，却乃藉其豢养之贄，用心逐时之末，谓之人品，高谈于宾筵，穷取于文艺佛老，绅之伍，固实未尝不为之荣矣。”第朝廷豢养武夫，正为今日将材之需，今所学非所职，所习非所用，缓急之际，求将于武求将于草莽，而不得其人；疆场之事，付之无可奈何，是所负者惟君父而已。夫此辈之于时，谓之叛臣可也，谓之贼臣可也，其何辞哉？虽然，苟托执事举而文艺兼备者，谓非全器乎？

#### 练真将

夫如是而教养之矣，而不履夫实境，是犹瞽目者谈五色之丝，虽离娄不足过之，逮以丝付手，命之曰某为某色，则依然场肆营阵之习，固所必由，而不可废，亦不过筌蹄之学，而非忘言之境也。必也无论南北，但于用兵地方，将所储诸士辈，置之战阵之后，于实境以试之。试之既真，且小委以尝之，尝之无疑，然后可用。

#### 分将品

夫如是教养之矣。能是数者，纯乎纯矣，而兼以文义，雅有德量，则大将也。能是数者，优于技艺，励于鼓舞，短于文，有余而志不足以当之，勇有余而志不足而承之，皆小将也。夫如是而教养之矣。或既而为愚、为诈、为贪，而皆有一长者之变，偶一使之，优以金帛，勿轻示以爵位，一事竣则复幕次，一事起则暂复任用，有事则重之而足其欲，无事则恕之而严其所以为驭将之要论。而驱使裨偏，无往不济者也。

若曰：“待大将之道如何？”夫如是而教养之矣，功由序进，德与功孚，尤如慎而择之，务廉其人，无欲焉。无所为而为言下焉，位愈隆而志益坚焉，果为纯臣无二心焉，推诚心以致之，绝疑间以重之，归其事柄，假其设施，言必行焉，计必听焉，入，总有裨于用而已矣。机宜无掣其肘腕，总为有成功而已矣。讒间无听，总为乃心王室而已矣。食之尽其材，鸣之通其足，驰九轨之道，国有良将，军行罔功，未之有也。

练心气（此成材之将，练兵之要，故次于末）

人有此身，先有此气心。气发于外，根原于心。匪心则气曷出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，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，练心则气养吾浩然之气，养心也。”又曰：“志一则动气，气一则动志。”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；而反动其心，是心者内气也；气者者为真气，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。是故走阵于场，习艺于师，召耳目以金鼓，齐勇怯以刑名，皆兵中之一事，如人之五官、各有轻重缓急之司，要之少一件，固非完人，便少一件，亦未害其为人，亦与大命无干，何也？不足以该全体也。即如三军旗鼓技艺之数，少一件固不足以为万全之师，少一件亦未必不能为一战之胜，故大命所系在气，而内属乎心，心之所系，正应也。故诛一人而千万人顺，诛心也；赏一人而千万人奋，赏亦心也。不怒而威，岂斧钺之力哉？不言而信，岂金帛之惠乎？心也；视敌如仇，心之同也。苟不求于心，而务求于气，诚以北方之兵，骁悍劲猛，气孰尚焉？往年征役于吴，一败而不可勇者，乃浮气之在外者，非真气之根于心也。气根于心，则百败不可挫，天下莫当父子之兵矣。

戚子于督兵东南时，凡诸营伍中，有养气太勇而久未用者，不使当前行。

以其积气大浮，畏心渐掩，不重视其号令，必堕贼之计中。故兵入惟恐其不勇，人皆知之，而勇之过盛亦不可用，则兵者，宜如何而练其心气哉？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。倡忠义之理，每身先之，以诚感诚。又如婴儿哑子，饮食为之通，疾病共，甘苦为之同，盖有情焉。如婴儿不能自通乎心，如哑子不能自白于口，善将者不待其心之发，而先为之所，不待其口之谆谆论以忠君之义、祸福之辨、修短之数、死生之理，使之习服忠义，足以无忝所生，其为荣也利也。

如何世之情事，有重于死者，有甚于生者、人心观感之下，积戴之久，感于爱则爱君爱将，而身非所爱，感于义则不忍所私，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，而亲上之志坚，感于修短死生之数，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得其心。万人一心，心一而卒一死夫，是吾以一心之万力，而敌万力之各心，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。孔子曰：“教民七年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者无敌。”执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，非得心而一气，何以致此于民哉？故感通之神，孟贲失其勇，良平失其行而至，民之可使赴汤蹈火，趋仁如水趋下，况三军之士，佐之以不时之赏，斧钺之威，而行吾仁义于其中，为有本之治耶果可用于临敌否？而真操赏罚精微之处，亦在此否耶？

戚子曰：操兵之道，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，而后谓之操，虽闲居、坐睡、嬉戏亦操也。善操兵者，必使其气性活泼，可息之，俱无定格。或相其意态，察其动静，而撙节之。故操手足号令易，而操心性气难，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。能操而必须收其心，有所秉畏兢业。又有操之似者，最为操之害。何则？欢哗散野，似性气活泼，懈苦不振，似心有兢业，为将者以语韬铃之秘矣。猎人养鹰犬，故小道也，将无所似乎？且夫好生恶死，恒人之情也。为将之术，欲使人乐死而恶生，是操有生道在乎其间，众人悉之而轻其死，以幸其生，非果于恶生而必死也。故所谓恩赏者，不独金帛之惠之谓，虽一言一动，所谓威罚者，不独刑杖之威之谓，虽一语一默亦可以为威为罚。操之于场肆者，不谓之操，所谓筌蹄也。而兵虽静处闺闾，也。微乎微乎，妙不可测；神乎神乎，玄之又玄。此圣贤之精微，经典之英华，儒者之能事，岂寻常章句之可拟耶？况谈武夫血气之技，呜呼可？”或曰：“子用兵酷嗜节制，遂至成效。节制工夫，从何下手？”

戚子曰：束伍为始，教号令次之，器械次之，微权重焉，不能传也。当於经籍中采其精华，师其意而不泥，实事中造其变，推而进之，于具武直取上乘。孔子云“我战则克”是已。勿谓行伍愚卒，不可感通，恃无才之小勇，幸狙诈之一中也。”

正选练（此责不在将，故以终篇）

夫如是而教养之矣，而率倡之机，存乎上，不有以转移之。拘夫今日之俗，好将材亦不可得也。故曰：“士修之于家，是也。

我国家南北取将，好异而习不同，最重莫西北若也。其取将也，颐指气使，屈体无骨，德中选矣；阿谀取容，伺意作上势位，不立名分，量中选矣。大言不惭，自以未尝学问为美行，阳卖奋杀之口，阴为夤缘之计，单骑斩馘，抚剑疾视，为单骑亦伪，斩馘亦伪，抚剑吾人之前，而实未尝抚剑。当数万之众，废三千之营，而供百余之家丁，鼠窃狗偷，张大其说，由此而立跻之。至于所寄取将之耳目者，又皆未经事少年，识见不同，好尚情殊，所谓不知三军之事，而同三军之任者也。之发未免有过中之差，使其一不投好，即才如孙吴，皆加以不韪之名，立贾奇祸。夫将亦人耳，中才者多遁世无闷，独立而不为习好所移乎？其在东南也，凡所以取材于武弁者，俗尚循雅，叱见武戩，必其峨冠博带，高谈阔论，绘文赋诗谈舌之感，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希世而窃名位。其于行伍分数，刑名法令，姑视为赘疣而已。且凡用兵之地，多事之秋，乏材之时，其任怨，稍稍听其展布，一事甫竣，前劳尽忘，旧怨早起，督过者纷纷，修复日前之恨，或谓不合时格，或谓今得反之，惟俎豆之耻。

呜呼！得人以强吾疆事，公心于君父者，可若此乎？是则不在将，而在将将者之责也。

相关作者： 明——戚继光

来源： 交流

发布人： lu

编辑人：

发布时间： 2004-11-04 09:42:56

点击数： 834

Copyright © 2003 民族武术网 All Rights Reserved.

民族武术网 版权所有 企业邮局